

一、霧峰林家，傳奇史詩

霧峰林家由林石渡海來臺，經林甲寅經商致富，下分林奠國頂厝、林定邦下厝。下厝林文察官拜陸路提督，為國捐軀後，朝廷准予建立「宮保第」專祠。再傳林朝棟為抗法名將，深為劉銘傳賞識，獲樟腦專賣權，林家晉升仕紳之家。林祖密為閩南軍總司令，林正亨殞命於白色恐怖時期。而頂厝的林獻堂為日治時期推動民族運動的社會領袖。霧峰林家的傳奇血淚斑斑，宛如一頁臺灣史詩。

(左頁圖) 林壽宇 Untitled Dipych (局部) 1974 油畫 152.4×101.6cm
(下圖) 90年代，林壽宇攝於霧峰宮保第。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林壽宇出生霧峰林家宮保第，霧峰林家是臺灣的五大家族之一，橫跨臺灣至今二百七十年，走過無數的紛亂變動，家族傳奇宛如一首史詩。林爽文事件、太平天國之亂、戴潮春事件、中法戰爭、中日割讓、國共內戰、228事件等，族人無役不參，時而加官晉爵，門庭顯赫；時而豪族傾軋，格殺喪命，演繹著一部血淚斑斑的臺灣近代史。

渡臺始祖，石頭公番界墾拓

林家的開臺祖林石（1729-1788），出生福建西南山區的平和縣五寨墟莆坪社，1746年，十八歲的他首度由漳州渡海來臺，不久故鄉的祖母念孫心切，以身體不適為由催他急速返鄉，當他再度來臺已是1754年，落腳大里杙（今臺中大里）。冒險犯難的林石來臺墾拓，既要嚴防原住民出沒攻擊，又要防患鄰境強大的族群為爭水、爭地的集體械鬥，他的處境險象環生。林石以一介貧窮移民的羅漢腳，胼手胝足，在番界拓墾起家，短短數年竟擁有年收萬石之穀，比起貧敝的原鄉，他已晉升地方富豪，且成為林姓族長之一，當他拓墾日廣，正值黃金時期，他卻因林爽文豎旗起事，被緝捕入獄，甚至抄家。一場18世紀蔓延全島，撼動北京的地方事變，不但把林石一生克勤克儉建立的基業毀於一旦，蕩然無存，他也病逝獄中。

林家殘破，林石的長子林遜已於先前返鄉購置土地，以備不時之需，卻病逝故鄉（1783），先他父親幾年而去。遺孀黃瑞娘在大難臨頭之際，毅然帶著兩位稚幼孤兒，餐風飲露，移居阿罩霧，這位孤苦伶仃，二十來歲的年輕寡母，在一片泰雅族人時時出草，草萊未闢的荒地求生。

黃瑞娘在丈夫早亡，公公也相繼離世，婆婆不諒解之下，眼裡仍放閃著堅毅、篤定的光彩，她的父親雖是鹿港海

防，同知書辦，她卻無優柔的閨秀血脈，在刻苦中拼搏，充滿直向前走的野草活力，這種原生的野性生命力，讓她在艱困中獨自撫孤成長。次子林甲寅，由一介肩挑貨品沿街叫賣的寒儉小販，到經商、墾田、伐木燒炭，獲利豐厚的富裕地主，在困厄中再度崛起。黃瑞娘這位靈魂有剛氣的女子，在丈夫驟逝後，她的父親拒絕她隨同大家長林石率家族返回漳州，林石因而在臺被捕，迫使她置死地而後生，她是否預知當初她遷居阿罩霧，是為林家扎下百年大業基石？

然而阿罩霧地近「番地」，又因臺灣天高皇帝遠民變日增，林甲寅的兩位兒子下厝林定邦、頂厝林奠國除接掌父業外，也習武，又自製火槍以自衛。

克太平軍，林文察陸路提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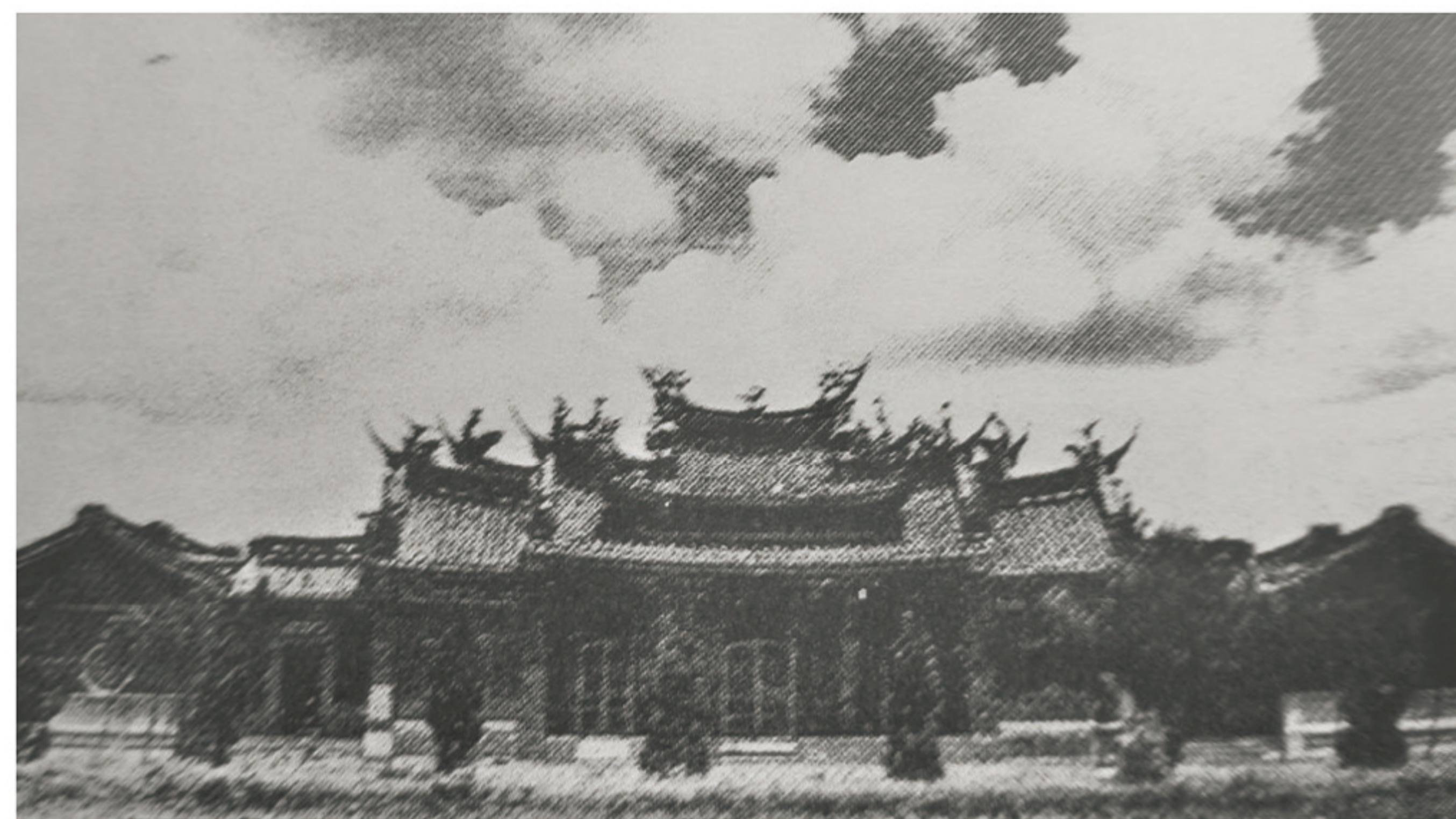
19世紀中葉，阿罩霧附近許多大墾戶各據一方，常因灌溉田園的水利而大動干戈。林家與洪家即發生「洪林拼」械鬥。林定邦為人急公好義，1850年他為族人調解衝突，不料卻為近鄰豪強林媽盛開槍擊斃。晴天霹靂，長子林文察（1828-1864）聽聞父親死於非命，個性剛直的他，以熟練的槍法，追捕仇敵，誓報不共戴天之仇。終於他生擒仇敵，押至先父墳前「剖心以祭」。不留餘地的血腥獻祭雖已完成，他卻難逃王法。

適逢以廈門為中心的閩南小刀會，1854年竄擾臺灣沿海，蹤跡如風，清兵無力剿平，官府因而徵召待罪之身的林文察助戰，林文察不惜重資招募鄉勇。大敗小刀會於雞籠（基隆）獅球嶺，將功贖罪，接著又平定岡山、斗六等亂事，累積戰功，獲賞六品翎頂，升任為游擊（1858）。按清代兵制，總督、巡撫之下為提督、總兵、副將、參將、游擊、都司、守備等，一般臺人少有能像林文察這般以游擊正式跨入清代的軍事體制。從此轉戰大陸，在建陽縣城剿匪，連戰皆捷，擢升參將（1860），又由於捐餉錢五萬串，賞加副將（1861）。1861至



林文察身影。

阿罩霧是以平埔族用語稱呼臺中霧峰地區。圖為早年霧峰林家遠眺。





〔左圖〕
兩江總督曾國藩像。



〔中圖〕
閩浙總督左宗棠像。



〔右圖〕
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像。

1862年，林文察率臺勇渡海西征，轉戰閩、浙，弟林文明與叔林奠國皆一起參戰，多次與太平天國軍交鋒。他足智多謀，勇敢善戰，兩江總督曾國藩上奏疏文稱讚他「閩中健將，文察為最」。

升任總兵（1862）。1863年林文察屢克太平軍有功，閩浙總督左宗棠以文察廉樸勇敢，奏署福建陸路提督。

當林文察高奏凱歌之時，1862年臺灣中部卻爆發戴潮春事件，威脅霧峰林家的生死存亡。由於林家的多數主力已隨林文察渡海作戰，林家岌岌可危，幸有東勢角客家人及附近林姓族人相繼馳援。林文察堂弟林文鳳率領壯勇會同援兵，趁機突擊敵方林晟軍，終於逆轉勝，保住林家。戴潮春勢力轉往彰化、嘉義。

然而戴潮春勢力仍大，林文明、林文察先後奉召返臺平亂，林文明因功升至副將，林家人堪稱一門雙傑，蛻變為紳宦之家，以武德傳家。

只是一路剿匪平亂，不諳官場文化的林家兄弟，難免與鄰族結下深仇大恨，甚至功高震全臺。當林文察奉命再渡海與太平天國軍交戰，卻不幸戰死漳州萬松關。兄一戰死，林文明即遭仇家設計，被彰化知縣誘出，一旦誘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竟遭人以謀叛罪，誅殺於公堂。

樟腦專賣，林朝棟抗法名將

林家因林文明之死，面臨家道重挫，母親戴氏要求族人忍氣吞聲不可私下尋仇，她則四度赴京控告，替兒子雪恥。林文明之死，血的教訓，使林文察之子林朝棟（1851-1903）身段轉為柔軟，纏訟多年的血案冤屈雖未獲平反，在他努力下達成和解。

1884年清法之戰在北臺灣，劉銘傳來臺抗擊法軍，林朝棟率領鄉勇

自備軍糧，在基隆獅球嶺力抗法軍，立下戰功，獲賞二品銜，穿黃馬褂。他協助劉銘傳開山撫番，在幾次的討伐原住民之役後，深獲劉銘傳賞識，不但獲得樟腦專賣權，還任中部撫墾局局長。林朝棟善於組織部隊，他的「棟軍」紀律嚴明，當劉銘傳因清賦爆發施九緞事件，林朝棟率棟軍平定，獲朝廷敘獎，締造林家的另一則傳奇。

林家在林朝棟領銜下，宮保第變身為裝飾華美的官紳宅邸，往來賓客多文人雅士。1890年林家興建大花廳，精緻的福州戲臺，劇碼連番上演，只是大花廳才剛啟用一年，1895年一紙「馬關條約」，晴天霹靂的「割臺」中斷了林朝棟的挺進之路，乙未之役臺灣巡撫唐景崧將林朝棟的棟軍由北路調往中路，他眼見臺灣民主國兵敗之後，清廷下詔文武百官奉旨內渡，攜眷遷往大陸。由於壯志難伸，終至鬱悶而終，伏下日後下厝的衰落。

■ 擘畫長才，林祖密閩南司令

林季商為林朝棟三子，富民族意識，十二歲時隨父親征番，吸收作戰經驗，十七歲遷居廈門，二十歲返臺，再赴漳州開發水利，促進交



林朝棟協助劉銘傳開山撫番，
圖為林朝棟身影。



霧峰林家宮保第正門現今樣貌。霧峰林家宮保第面寬十一開間、縱身五進格局，是全臺第一、規模宏大的清代閩式官宅。現今的宮保第規模，在林朝棟時期完成，正是霧峰林家鼎盛之時。（王孝嫻攝）



霧峰林家宮保第二進廳內所留存的李鴻章字畫。（王孝嫻攝）

〔下圖〕
閩南軍司令林祖密具擘畫長才。



通，開展礦業，深富經營長才與企業眼光。他脫離日籍後改名林祖密。1916年他變賣臺灣田產數百甲，挹注革命工作，加入中華革命黨響應孫中山號召，參加討袁護法戰爭，海陸大元帥孫中山，任命他為閩南軍司令，他率閩南軍從軍閥手中收復閩南七縣城，不料卻遭軍閥李厚基陷害，在鼓浪嶼被逮捕，幸經各國領事力保，隨即獲釋。1919年陳炯明藉故解散閩南軍，改任他為粵軍第二預備軍令，為此他心中極端不平，撰寫〈出山境遇〉一文，抒發自己遭遇陳炯明百般刁難，一言難盡的厄運。此後孫中山任命他為粵軍第九司令，甚至任大元帥府參軍、廣三鐵路總監，1921年孫中山調任林祖密為大本營參軍，隨軍入桂，當孫中山遭到陳炯明叛變，他被拘禁於廣州，獲救後雖任福建水利局長，但時局動盪，他返歸鼓浪嶼，經營煤礦開採。然而軍閥亂紀，他在1925年遭李厚基部屬張毅拘捕，槍殺於漳州華對縣。

當初若不是母親希望林祖密傳襲爵位，往軍旅發展，他該是一位近



表揚林祖密的匾額，1965年。（王孝嫻攝）

代大企業家，他在大陸開發輕便鐵路、開鑿運河、拓殖現代化農場、規劃廣三鐵路，極具企業擘畫長才。他以軍功揚名的美夢終究幻滅，卻又死於非命。

長子林正熊獲悉父親慘死，慨然繼承父志，矢志剷除北洋軍閥報國恨家仇。林正熊為人尚俠好義，曾在父親成立的閩南隨營軍，接受嚴格的訓練。父親遇害，他專程向軍事委員長蔣中正報告，由何應欽將軍代為接見，任他為國民軍第三游擊隊司令，他召集民兵，自組游擊隊。其後總司令蔣中正委任林正熊為國民革命軍援閩總指揮第一獨立梯團團長兼第一路司令官。林正熊出兵前詳述張毅十大罪狀。張毅見狀，向何應欽將軍投降，終究被槍斃。

林家下厝四代武將由大清福建陸路提督的林文察，到抗法名將大清棟軍統領的林朝棟，再到閩南軍司令的林祖密，最後是國民革命軍援閩總指揮第一路司令的林正熊，尚武族脈，代代相傳，為國奉獻，前仆後繼。

■壯志未酬，林正亨效命祖國

人生艱難唯一死，林祖密五子林正亨（1915-1950）之死，直令人驚慌，是否林家的族裔必須獻上血祭，家國榮光才得以綿延？

2016年6月，臺北市新店溪畔一座馬場町紀念公園，林壽宇的伯父林正亨的名字被鐫刻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紀念牆上，他是1950年白色恐怖時期第一位遇難者，他與林壽宇父親林正霖是堂兄弟。

林正亨生於廈門鼓浪嶼，盧溝橋事變後他投筆從戎，入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任國民革命軍第36軍見習軍官，參加廣西昆侖關戰役。1944年參與中國抗日遠征軍，遠赴緬甸作戰，時任步兵團指揮連連長的林正亨奮勇殺敵，身負十餘處重傷，九死一生轉往印度治療後回國。回到重慶的林正亨，加上與當時任「塔斯社」記者的妹妹林雙盼見面後，思想發生變化。

1946年國共分裂，林正亨返臺，帶著妻小與二十多位臺灣人回家。他任職臺灣省警務處訓導營。翌年228事件發生，他回臺中參加武裝鬥爭。為避免國民黨追捕他在醫院開刀，躲過一劫，卻因逾假不歸被免職，於是白天他在臺北開皮鞋店，晚上與幾個青年讀些思想進步書籍。1949年8月，他在臺北家中被捕，經過多次營救不成，1950年1月30日在馬場町殞命。

他滿腔熱血想力挽狂瀾，卻在自己最心愛的土地上被曾經效忠的遠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內的紀念牆上，鐫刻著林壽宇伯父林正亨的名字，圖為紀念碑場景及局部。（王庭玫攝）

征軍總司令槍殺，結束短短三十五年如櫻花墜落的生命。由清而日治而民國，林家下厝的子弟血脈代代相傳，常以國家興亡為己任，在沙場保疆衛土，只是所認同的「國」不同。林壽宇繼承宮保第先祖的光環，在繪畫的戰場上馳騁，不見絲毫血腥，僅見白色層層交疊，是聖潔的白抑或戰慄的白？

民族運動，林獻堂社會領袖

林家另一支族脈是由林奠國傳承而下的頂厝，自從下厝林朝棟遷往大陸，勢力各有消長。林奠國三子林文欽雖曾投入中法戰爭，但不喜武事，好學不倦，1893年中舉，他除經營樟腦事業外，喜好戲劇樂曲，常請戲班娛親，並建造萊園孝養羅太夫人。兒子林獻堂（1881-1956）在甲午戰敗後，年方十五，膽識過人，奉祖母之命率族人內渡，直到1899年林文欽病逝香港，才返臺主持家業。

1907年林獻堂遊日，巧遇梁啟超，兩人筆談時論及臺灣人應如何爭取自由平等。梁任公告知：「中國在今後三十年，斷無能力幫助臺人爭取自由。故臺灣同胞，切勿輕舉妄動，而作無謂的犧牲。」並建議他仿效愛爾蘭對抗英國的方法，結合日本中央政界顯要，牽制臺灣總督府的



梁啟超來臺灣時，在船上與女兒合影。

左圖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內的紀念牆上，鐫刻著林正亨的名字。（王庭玫攝）

右圖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入口一景。（王庭玫攝）



[右頁上圖]

1933年，林獻堂及家人前往參觀顏水龍（後排左2）在臺中國書館舉辦「留歐作品展」。前排左起：林猶龍、藤井愛子、林惠美、林獻堂夫婦、敏子、林攀龍。

統治。林獻堂十分服膺梁啟超的思想，且邀請他來臺，再次思想激盪，影響他日後所領導的臺灣民族運動的溫和態度。

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國爭取民族自決的呼聲不斷，蔚為潮流。1921年林獻堂被推選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領袖，向日本眾議院提出在臺灣設立議會的要求，以監督臺灣總督府的施政，但眾議會不採納，請願運動前後歷時十四年，請願十五次，請願雖未成功，卻鼓舞了許多年輕知識分子，醞釀成立組織，啟迪民智，同年1921年林獻堂與蔣渭水等共同成立臺灣文化協會，成為喚醒臺灣青年民族意識的新搖籃。1927年他攜子林猶龍展開一年多的歐美之旅，考察各國政治、經濟文化，完成《環球遊記》，是臺灣第一本世界遊記。1940年代是皇民化時期，日本先後任林獻堂為總督府評議員、貴族院敕選議員，直至1945年大戰結束。

身為日治時期臺灣20、30年代民族運動的領導者林獻堂，在二戰後國民政府領臺時，雖當選第一屆臺灣省參議員，卻處處為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所排斥，既無法出任參議會會長，又無法勝任光復致敬團團長，他已逐漸體認到時勢已今非昔比。1947年228事件發生時，翌日適逢財政處長嚴家淦在臺中參加彰化銀行成立大會，林獻堂被選為第一任董事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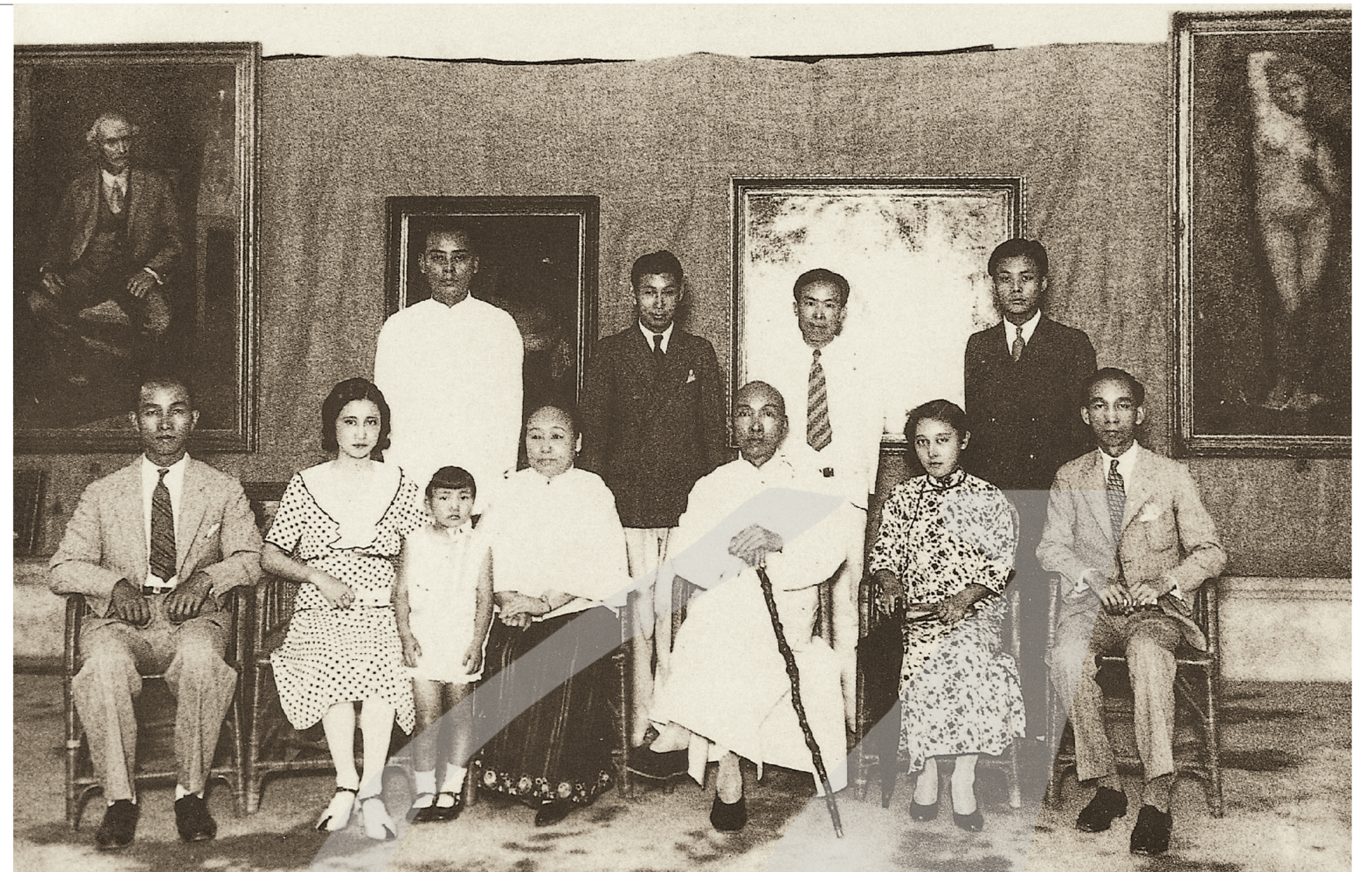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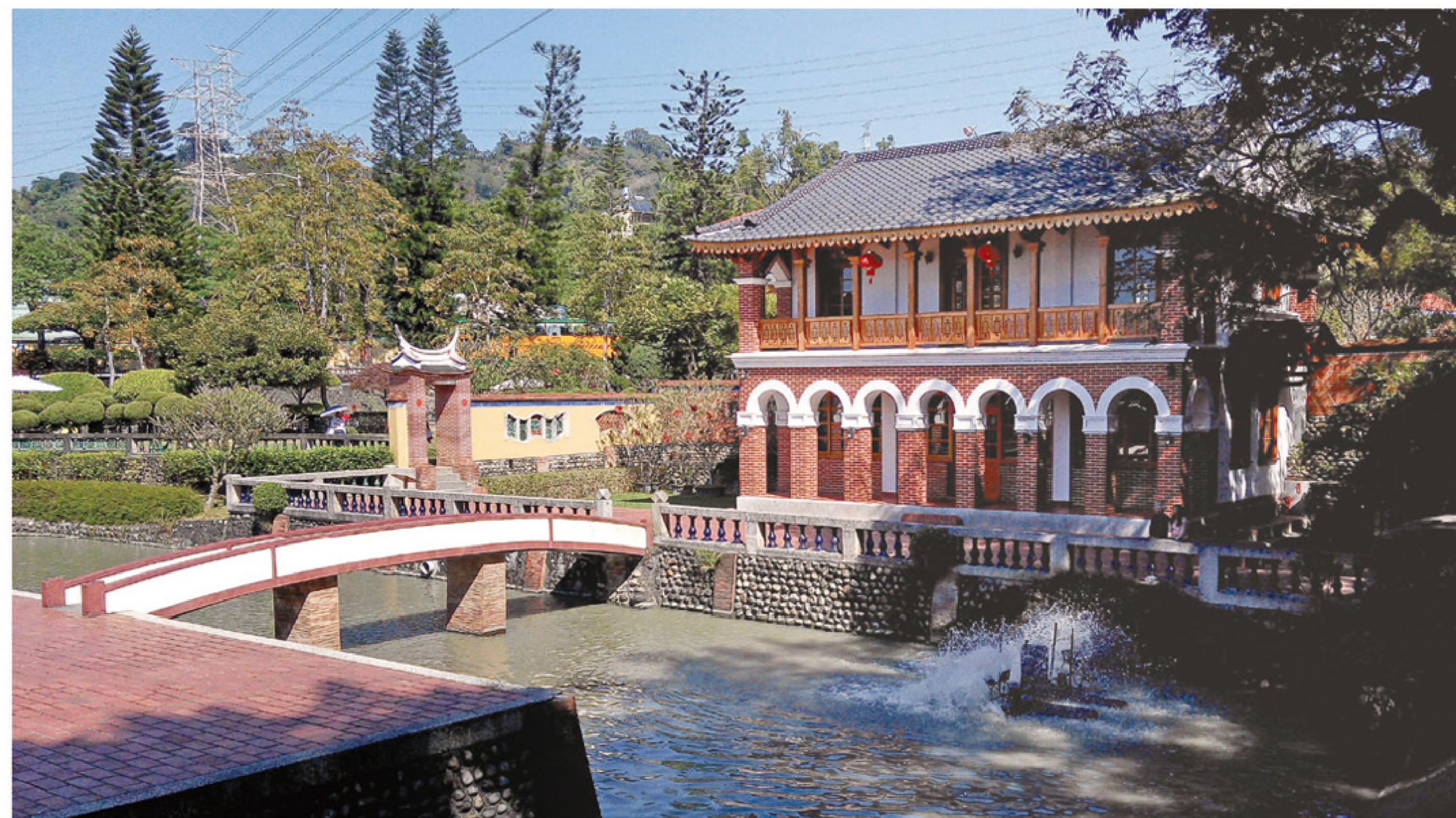
嚴處長因事件發生到霧峰求助林獻堂，在林家受到庇護，林家因而遭到群眾包圍，之後他任通志館館長、文獻會主任委員。1949年5月省主席陳

[左圖]

霧峰林家之五桂樓，氣勢不凡。

[右圖]

霧峰林家「萊園」五桂樓現今樣貌。（王孝嫻攝）



誠雷厲風行進行375減租、土地改革等，林家經濟大受影響，1949年9月23日國共談判破裂，他赴日治病，日後雖經多方政要遊說，他始終未再返回故土。1956年，被奉為臺灣政治、社會、文化領袖的林獻堂病逝東京。

霧峰林家在教育上最具貢獻的是在日治時期為臺灣人爭取設立臺中中學（今臺中一中），林獻堂節省羅太夫人的壽誕費用，謀建一所專供

[左圖]

1964年時的林家「萊園」木棉橋與內園門。（梁瑞超攝，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右圖]

1964年，林家「萊園」的小習池。（梁瑞超攝，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臺灣子弟就讀的中學，堂兄林烈堂出地又熱烈多方連繫臺灣各大家族士紳捐款，並與紀堂、階堂共襄盛舉，眾志成城，終迫使總督府為臺人設校。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認為創立臺中中學是臺灣近代民族教育文化運動的第一聲。

林家的「櫟社」是臺灣三大詩社之一，與臺北的「瀛社」、臺南的「南社」鼎足而立，由林朝崧（痴仙）所組織，與林幼春、林仲衡號稱霧峰三大詩人，是延續漢學，保存漢文化的推手。而林獻堂對「櫟社」的關注與維護貢獻良多。

林獻堂長子林攀龍日治時期所開設的一新會與一新義塾，會員最盛時達五百人，對於促進霧峰文化的提升與文化的建設成績斐然。1949年他創立萊園中學（今明臺中學），對推展教育不遺餘力。

霧峰林家從林石渡海來臺，林甲寅經商致富開拓家業，下分林莫國頂厝，林定邦下厝，時而捲入政爭漩渦，時而迷惘於家國認同，把霧峰林家譜成有血有淚的臺灣近代史，是一個令人悲痛又喟嘆的時代傳奇。歷史的視域從來在興風作浪

中不曾孤立獨存，總是在不斷匯聚中互融互滲，再造更新、更活的新傳統——哲學詮釋學者高達美所說的「視域的融合」，在臺灣走過殖民的後殖民時代，這股融合的新血，猶如霧峰林家走過的歷史，將澆注文化的火種在下一代，永不斷絕。



〔左頁上圖〕

1928年11月15日，林獻堂攜子林猶龍遊歐歸來，在「踏通五洲」的字幅下合影，眾人為之洗塵。

〔左頁中圖〕

林獻堂的堂兄林俊堂（朝崧）等人於1901-1902年間創設「櫟社」，社友們攝於萊園。

〔左頁下圖〕

「櫟社」三十週年的大會於霧峰林家舉行。

〔上圖〕

「櫟社」成立二十週年的紀念瓶贈呈儀式。

〔下圖〕

1940-1944年間，攝於林獻堂（前排左3）宅邸。後排右3為畫家李石樵，後排左1為吳天賞。